



母亲

刘保娟

母亲是一位具有中国传统美德的好女人，她全心全意地照顾着这个家，特别是对父亲更是无微不至。

母亲谈及结婚的时候，这桩婚事没有得到家中任何人的同意。

“你要想好了，守活寡的日子可不是不好过呀？”外婆忠告母亲说。

“我想好了”母亲坚定地说。

母亲清楚地知道她未来的人生路将是如何的艰辛，但还是要往前走。那天天下着大雪，母亲收拾好几件衣服，走了十几里的山路，嫁了过来，只有外婆默默地陪在母亲的身边，而父亲这边，连迎亲的人也没有。

母亲刚嫁过来，就开始吃苦。父亲是一位铁路工作者，常年在外施工，从他们刚结婚的时候起，父亲就没有尽到一位丈夫应尽的职责。但母亲对父亲却毫无怨言。

母亲许多年如一日的重复着同样的生活，天不亮，母亲就要起

床煮饭，给我和姐姐吃，给爷爷奶奶吃，因为我们姐俩要上学，爷爷奶奶的身体都不好。为了尽早的干下地干活，母亲的早饭常常都吃不上。

母亲是队里所有女人中最能干的，因为她要承担着四五个人的农活，还要承担着所有的家务。但不管怎样的不容易，作为大队里没有男人在家的女人，还是受尽了村里人的欺负。母亲一直默默地忍受着，只是在没有人的地方，才能抬起手去抹眼角。但她从未对父亲说过自己的不易，还常常在我们的面前说：“等你们长大了，一定要孝敬你们的父亲，他太不容易了。”

一次，父亲因为胰腺炎住院，母亲彻夜的守在父亲的床边，一天一夜没有闭过眼，眼里布满了红红的血丝，当“睡”了二十四小时的父亲睁开眼时，母亲喜极而泣，父亲却没有任何感激地说：“哭啥呀？有啥好哭的……”一旁的我真想替母亲大骂他一顿，但我还是强忍住了心中的不满。母亲却还是没有怨言地照顾着父亲，直至父亲痊愈出院。

或许是因为劳累过度，也可能是因为她着急上火，父亲出院的当天母亲就莫名的发起了近四十度的高烧，我执意要让父亲陪母亲去医院，母亲却说：“你爸刚出院，身体不好，你去给妈煮一碗姜丝面，我好好地睡一觉明天就好了。”我无法改变母亲的想法，只好按她的意思办了，虽然第二天母亲真的退烧了，但我还是从心底里替母亲不值，我固执地认为我有一位好母亲和一位坏父亲。

转眼间，我们姐俩都已成家并有了自己的孩子，才真正体会到了母亲这么多年的不容易，或许正是应了那句古话“不养儿不知父母恩”吧。父亲也因为身体的原因退休在家，我和姐姐认为“母亲出头的日子终于到了”，但她对父亲的关心却有增无减。天冷的时候，母亲会给静坐在窗边的父亲披上一件绣花棉袄，那是母亲唯一的嫁妆。天热的时候，母亲又会摇着一把扇子，坐在父亲的身边，为父亲解暑，她说“电扇、空调的风太硬，吹的你爸不舒服，只有扇子的风才有人情味”……父亲坐多久，母亲就陪多久。

闲暇时，自己静静地回想起母亲多年的生活，难道她对父亲的关爱仅仅用一个亲情就能解释的通吗？我认为这更象一份浓浓的母爱，那样无私，那样博大，那样的只管付出而不图回报。这普天之下所有的情感，还能有比母爱更伟大的爱吗？

与荆编家什相比，柳编家什要高出一个档次。荆编呈黑褐色是粗家什，柳编呈乳白色是细家什，如柳盘、柳碗、柳盖筐，是直接放置食物的，需要洁净、卫生。柳盘、柳碗和现在的盘、碗大小差不多。家乡人一般用柳盘盛放苹果、桃子、梨等个头较大的水果，用柳碗盛放生花生、栗子、核桃等个头较小的干果。柳盖筐的形状较特殊，它有簸箕大小，外缘高中间凹，主要盛放需要储藏几天的馒头、窝头之类，上面苫层布，架在房顶的梁上。过去乡下人穷，吃饭用的都是黑粗瓷盘碗碗。水果和干果是招待客人的，用这些黑粗瓷器就不大雅观，但又买不起细白瓷器（主要怕损坏），只好用荆编代替。食品需要储藏更买不起冰箱，也只好架在房梁上。家乡有句歇后语：柳盖筐上房——家里有存货。如果一户人家房梁上老架着柳盖筐，说明是个殷实家庭，起码粮食不缺，娶媳妇都容易。

柳盘、柳碗、柳盖筐的编织工艺比荆编复杂，柳条的质量要求很高。要想编织出几件结实耐用美观大方的柳盘、柳碗、柳盖筐，首先，柳条的老嫩程度要合适，一般是刚刚吐出嫩芽的柳条为最好。将这种嫩柳条砍下来，用手捋去外皮，露出白色的裸条，趁着其柔韧劲进行快速编织。家乡一带曾涌现出不少柳编快手，有的人一天能编织十多件质量上乘的柳盘、柳碗和柳盖筐。

柳盘、柳碗体型小，需要较细的柳条，用的是柳条的尖端部分，拇指食指一捏就能捋去外皮；柳盖筐体型较大，又需要承重，用的柳条较粗，去外皮时要将其卡在用锋利刀做成的圆环中，用手拽住柳条的根端使劲一拉，就拉出一条嫩白的裸柳条。因为柳条是湿的，去外皮后裸条上面粘着一层粘液，时间一长经氧化会使柳条变成红褐色影响美观，所以编织成品后，需要在清水里泡一段时间，将粘液泡掉，然后取出来晒干就可使用了。现在的柳编工艺仍然很时髦，我国每年有成批出口，赚取着巨额外汇。但因为是批量生产，不可能像我家乡那样就地取材现场制作，基本上是用工业方法增加了柳条的柔韧性，所以，虽然称之为工艺，但“工业制造”的痕迹还是很重的。另外，家乡的柳编不用垂杨柳而用枝尖向上的柳条，编织出来的东西有劲耐用。我家有个柳盖筐，是我爷爷在世时编的，距今已快40年了，仍然结实如初。

现在家乡富裕了，盘碗碗清一色景德镇白瓷；冰箱也已走进千家万户；房子都是浇筑的没有木梁。村里再也无人编织柳盘、柳碗、柳盖筐。当年的柳编高手常常在柳芽吐翠时手捻柳条，表情凝重，像是追忆着过去的时光。

柳盘·柳碗·柳盖筐

顾俊文

慢慢消失的乡间家什

· 忆往琐记系列之 ·

「打懒老婆」

孔国琳

“打懒老婆”是一种游戏，一种现在基本消逝的游戏。“打懒老婆”正规名称叫做抽陀螺。陀螺也叫“陀螺”，上海话称“陀子”，老北京的孩子叫做“抽汉奸”，因为那时日本鬼子侵占了北平城，一些围着日本人屁股转的走狗叫汉奸，拿鞭子抽陀螺叫“抽汉奸”，这个名字起得不错。可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——唐县，管抽陀螺叫“打懒老婆”，就不知何故了。当然，陀螺是需要鞭子抽才转，就像懒驴不打不走一样。可把陀螺比喻成“懒老婆”，这就带有恶谑意味了吧！难道只有“懒老婆”，没有“懒汉子”？

抽陀螺是一种很古老的游戏了。后魏时期的史籍中就有记载，只不过那时称作“独乐”。而“陀螺”这个名词，直到明朝才正式出现。《帝京景物略》一书中有这样一首民谣：“杨柳儿青，放空钟；杨柳儿活，抽陀螺；杨柳儿死，踢毽子……”由此可见，在明朝，陀螺已成为民间儿童们大众化的玩具，而且是春天比较流行的一项活动。

陀螺在宋朝叫“千千”，是直径约四寸，象牙制的圆盘，当中穿一根一寸长的铁针，用手捻动，使其在桌上旋转如飞，快停的时候用衣袖拂动它，比赛谁转得久，这是宫女们的游戏。这“千千”准确说应叫手旋陀螺吧！陀螺是否由“千千”转化而来，已不可考。唐县管“千千”叫“捻捻转

儿”，老百姓有句话叫“没有不倒的捻捻转儿”，是说“捻捻转儿”转得再欢，终归也有停下的时候。

常用来比喻一个人势力再大、靠山再硬，甚至多么不可一世，终将会有“油尽灯灭”的那一天。

陀螺一般用硬杂木制作，实心无柄，形状为锥形，上平下尖。为使陀螺飞快旋转，锥尖还常钉进一颗磨钝的铁钉，还有镶嵌钢珠的，更好。陀螺的高矮粗细还是有比例的，如果细而过高，用鞭子抽起来就容易倒，甚至翻跟头。如果粗而过矮，鞭子不好抽，陀螺就转得不欢。过去，有走街串巷卖陀螺的，孩子们大都没钱买，多数是自己动手制作。找一根重一点的硬杂木，先用斧子或菜刀砍出一个锥尖，再把木锯戳在地上，一脚踩住下部锯弓，弯腰再固定住上部锯弓，两手攥住砍好的木棍，上下不停地锯，一会儿就锯断了，自制的陀螺便做好了。如果想做两头尖的陀螺，那就锯长一些，把另一头再砍尖就行了。陀螺的大小，一般取决于所选木棍的粗细。

“打懒老婆”的鞭子也很重要，一般用细竹竿或木棍做鞭杆，在前端系鞭绳。鞭绳用麻线或布条只是凑合，最好是用废弃的马达皮带把它拆开剥除橡胶，才是理想的鞭绳。为把鞭绳系牢，一是利用竹竿的骨节，它粗于别的部位，不会滑脱。为防木棍鞭杆滑脱鞭绳，要在前端用刀刻出一圈小沟，然后再系鞭绳，就牢固了。

“打懒老婆”有多种玩法。首先

是“放活”，就是一手拿陀螺，另一手把鞭绳缠绕其上，然后贴近地面，两手分拿鞭杆与陀螺向相反的方向一扯，陀螺在地上转，就算放活了。放活以后，就可以用鞭子抽，抽得越用力，陀螺就转得越快。还有一种放活办法，就是不贴近地面，而是向空中抛，落地地的陀螺依旧旋转，这种难度大一些。还有一种是用脚尖轻轻踩住缠好的陀螺，鞭杆一扬，踩陀螺的脚赶紧抬起松开，陀螺也就放活了。再有一种就是不用鞭绳缠绕陀螺，而是用三个手指拿着陀螺一转，赶紧拿鞭子一抽，也能放活。陀螺太粗，三个手指不好转动时，也可将鞭子夹在腋下，双手向下用指头拢住陀螺猛一旋，亦可。抽陀螺一人一个容易，如果同时抽五六个就难度大一些了，因为总要急着给那些转速缓慢下来的陀螺加力。既然是游戏，就可以比赛。一是比一鞭子下去，看谁的陀螺转得时间长，这样的比赛应选重一点、矮一点的陀螺，重心低，不容易摇摆，转得时间便长；二是比一鞭子下去，看谁将陀螺抽得远，这样的比赛，就要选轻一点儿的陀螺，它会被鞭子放得远一些；再就是对撞互攻，这样的陀螺一定要选重一些的，甚至用铁陀螺。双方都有防线，对撞陀螺并向对方进攻，谁先突破对方防线谁为胜。也有抽陀螺赛跑，不能出线，看谁先到终点，规则就跟田径赛跑差不多。抽陀螺花样很多，既是游戏，有趣味性，又是运动项目，有锻炼身体的功能，冬天抽陀螺照样冒汗。冬天的河上结了冰，在冰上“打懒老婆”就更有趣味



好个秋

王雪微

大大小小、数不胜数的节日中，我最向往的当数中秋了。

此时，秋的路程已过半数，气候分外宜人。之前，潮湿闷热的暑气尚未消尽，人仍像进了蒸笼的包子，水滋滋油汪汪，自然没有好情绪，从头到脚理了炸药一样，点火就着。之后呢，寒意如得势的黑势力，蔓延开来，天地渐渐肃杀起来，逼得你把自己一层一层包成卷心菜。中秋，有点像孔圣人倡导的中庸，不冷不热、不温不火。天高云淡，海阔天空，人自然就身心澄明。

与月亮有关的传说百听不厌。我对美丽的嫦娥和织女的故事尤其感兴趣。奔月的嫦娥“冷落无邻血凝冻，寒夜凄清度晨昏”。而下凡的织女则丰满、亲切许多。黄梅戏里，优美的唱段描绘的凡间图画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：架上累累悬瓜果，陌上稻海翻金波，夜深犹闻人笑语，到底人间欢乐多……可见以出世的心态过人世的日子，会超脱许多。

中秋月饼，我通常是离过节还有二十几天就买来解馋了。第一批月饼松香绵软，比到了正日子的应景之物可口许多。经常从报纸上看

到中老年人写儿时和兄弟姐妹瓜分一块月饼的回忆文章，虽然有趣，难免夹杂苦涩。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，只是我家只有姐弟二人，相对简单，一分为二即可。那时的月饼和现在的比起来花色少得可怜，且硬邦邦地缺少油性，但吃在嘴里感觉却格外美味。可见多多未必益善，吃过了苦头，才倍觉香甜；而甜泛滥到多了腻了，反而成了苦味。

中秋不能没有歌。悠扬散淡的《彩云追月》，宛如仙乐的《春江花月夜》，宋祖英深情的“望着月亮的时候常常想起你，望着你的时候又想起月亮”，王菲空灵的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”都动听，而年年在心中回旋的还有一首流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歌，是著名女中音罗天婵唱的，那纤尘不染的音质，略带忧伤的曲调，宛如一轮皓月静静游走于墨色的苍穹，向人间倾诉亘古不变、绵长不绝的秋思：中秋月挂天上，映木楼照小窗。最忆故乡小路，难忘慈母生养。秋来梧桐叶落，海外儿女思乡，思乡思乡，此情此意几……

好个流蜜飘香的秋，好个思绪漫天的秋！

性了。冰很光滑，陀螺转得就欢。为了增加美感，我和小伙伴们经常用彩粉笔在陀螺的平面上画彩圈，陀螺一转，很漂亮。有时也用彩色海报纸贴上，红黄绿蓝粘一溜，那陀螺一转就是彩色圆圈了，特美。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，礼堂演戏或影院（有些就是露天）放电影，都要毛笔书写海报，张贴到大街小巷，比起现在的广告手段可是不能同日而语啊！

小时候玩陀螺，是因为那时候的玩具太少。现在重又忆起，不免感慨，被鞭子抽着旋转的陀螺简直就像对现代人的绝妙隐喻：滚滚红尘之中，人们被时间赶着走，被责任赶着走，被工作压力赶着走，围着生活圈子打转转，生命不息，旋转不已。不知现代人还有多少人玩陀螺、“打懒老婆”，再过几年，或许很多人连陀螺是何物都不记得了，更别谈“打懒老婆”这种土语、土游戏了。